



梦迷避尘

● 张西庭
刘焕鲁
宋新立

● 黄河出版社

梦 迷 避 尘

(下部)

张西庭 刘焕鲁 宋新立

黄河出版社

1989·11

梦 迷 避 尘

张西庭 刘焕鲁 宋新立

黄河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25印张 457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上下部)7.80元
ISBN 7-80558-010-3/I·03

目 次

上部

楔 子	奇案起始	(1)
第一章	“背后一刀”	(16)
第二章	草动蛇不惊	(53)
第三章	神秘的虎头堂	(96)
第四章	儿女恨	(131)
第五章	春风初绽小桃红	(175)
第六章	难别青楼	(213)
第七章	匪窟另有风情	(253)
第八章	密室不藏珠	(290)
第九章	“善人” “善事”	(327)
第十章	?	(371)

下部

第十一章	“书痴”奇遇避尘珠	(381)
第十二章	难度美人心	(427)
第十三章	吾恶和尚	(468)

第十四章	本市没有警察	(507)
第十五章	蛛丝马迹寻“小彩”	(554)
第十六章	穿大红花衬衫的刑警	(593)
第十七章	神秘女侠	(633)
第十八章	中国人来到病房	(689)
第十九章	有恨自多情	(735)
第二十章	? !	(782)
我们寻找读者(代后记)		(788)

第十一章 “书痴”奇遇避尘珠

39

“五大发明？！”

在场的人，杨少明虽然没有正式进过学堂，但追随于硕儒数年，自也知道四大发明为何物。丁伯愚父子都具有专业学历，更不用说了。白胡子老头语出天惊，将他们全震怔了。

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是炎黄子孙智慧的结晶。然而何以冒出了五大发明？五大发明又为何物？白胡子老头看着他们迷惑的表情，叹了口气，说：“现在多说也无益了。也许这粒珍宝随着战乱已流落国外，也许失落在永远不为人知的地方。不过，请诸位帮忙。”白胡子老头的眼里溢出热切的光，一手拉着杨少明，一手拉着丁伯愚，说，“一定弄清这粒珍宝的下落！否则，我们将愧对祖先，愧对子孙！”

杨少明握住白胡子老头的手，说：“专家同志，您

慢慢说。我们一定尽力帮助您。您能告诉我们，这五大发明，到底是什么吗？”

白胡子老头未及答话，丁伯愚冲口而出：

“避尘珠！”

白胡子老头点点头，也说：

“避尘珠。”

丁伯愚背书一般低声诵道：“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中宗复帝位，废武周，复国号唐。尊先帝武则天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大唐由是复归李氏，世人皆以乃文修武弼之功也，不知其实为避尘神珠所至。先是，有方士献神珠一粒於中宗，此珠黯淡无光泽，色如豆，大小亦如豆。方士言，此珠性能避尘，若置尘土中，则尘土纷避之，使珠四周洁如光壁。试之果如所言。中宗以珠献武后。武后大喜，曰：吾本洁人，一生爱洁。若大行后以此珠殉之，洁如生前，愿足矣！把玩神珠，沉吟有顷，复言：吾以一贫女事先帝，贵为帝后，且位登九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所求？上官仪谓吾称帝为‘牝鸡司晨’，骆宾王之《讨武曌檄》，谓吾‘入门见妒，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嗟乎！天下颀眉，何人识得巾幗？嗟哦良久，禅位意遂决。由是中宗复帝位。武后是年冬薨，中宗以避尘神珠陪葬之……”

白胡子老头奇道：“丁先生，原来你也晓得这段历史？”

丁伯愚点点头，说：“自从在珠宝商臧子平的店铺里搜到了那张神秘的纸条，我一直试图弄清什么是‘旧唐一〇八二’。直到二十年以后，也在这儿，在崗山，牛不群转告了赵龙子临死前的一句话，说‘《旧唐书》一〇八二页’，我才明白。我把这页的文字全背了下来，还是捉摸不透。这里面确实提到一粒珍宝——避尘珠，可是……”

丁伯愚朝白胡子老头看了一眼。

白胡子老头说：“丁先生大概听信了史家之言，以为刘昫监修的《旧唐书》无底本可据，采杂各书，冗长失当，且多讳而不言之事，颇似野史，不可相信？”

丁伯愚点点头。

白胡子老头继续说道：“丁先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旧唐书》最大的优点是保存了唐代大量真实史料，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即多据本书。这本书里的史实，大抵是可信的。就连避尘珠这类类似民间传说的东西，也实有其物。”白胡子老头停了一下，说，“五十年前，我就有幸亲眼见过……”

丁伯愚惊疑地问：“真的？”

“真的。”

白胡子老头正要朝下讲，杨少明笑着说：“专家同志，快晌午了，咱们回潮泉，喂了肚子，慢慢说吧。”

解放初期的潮泉宾馆，是一座日本人的小兵营改建的，一座四合院，高高的围墙。最高级的房间也极简

朴。没有地毯、沙发、席梦思，没有电话，只一张硬板床，一桌一椅而已。

晚上，白胡子老头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杨少明与丁家父子坐在床沿上。

“五十年前……”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昏黄的电灯，把白胡子老头的思绪，引回那遥远的昏黄的岁月。

40

五十年前，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古城西安出现了一个年青的考古工作者。他风尘扑扑，背上一只行囊，鼓鼓地塞着些衣物。虽是春天，绿意仍怯怯的，遮不住黄土高原那褐色的苍茫。

中午时分，他躺在陡坡上，从行囊里掏出一块干馍，费劲地嚼着，嚼得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就口冷水，吃力地咽下，喉节便上下扯动。春天风大，嘴里嗬嗬的。他叫孙绵竹，本来生长在嘉陵江边，天府之国。家为一方首富，从小吃的精米白面。后来他外出求学，又东渡日本。一个偶尔的机会，他闲暇无事，翻阅古书，无巧不巧，竟翻到了《旧唐书》第一〇八二页。

世人多痴。钟情者情痴，迷色者色痴，贫食者则食痴，尚有画痴、石痴、梅痴、竹痴，等等。这位孙绵竹，便是位食古不化的书痴了。关于避尘珠，从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无人信以为真。这不但因为书中所载，颇似俗传野史，并且因为这神奇的珠子本身，也太过神奇，神奇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偏偏这位孙绵竹，只读了一遍，就信以为真。好象中国历史上唐帝国的命运，真的就取决于这颗偶然而来的避尘珠似的。

孙绵竹忽然乘上了归来的船。

那时大清帝国腐朽衰败，崩溃在即。而日本维新之后，国力大增，且野心勃勃，对中国常有侮慢之举，清廷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屈意逢迎。孙绵竹年方二十，正血气方刚，一门心思想发掘出祖先之宝，使国人增些自豪之气。偶尔见到这段记载，便如获至宝。他要找出这粒避尘珠，使中国的四大发明成为五大发明，似乎增加一大发明，国人便可挺直腰杆，傲然立于强盛的世界民族之林了。回到嘉陵江边，未曾歇息，便风尘扑扑地直奔古城西安。

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与唐代第三个皇帝李治合葬的乾陵，距西安一百六十公里，位于乾县城北十二里的梁山，是唐十八陵中规模最为宏大的皇家陵园之一。那时候乾陵无人保护，且无游人。孙绵竹出了乾县城向北，来到梁山，进入乾陵陵园。这里衰草连天，石刻遍地。朱雀门外的司马道两侧，从南端土阙起，依次排列着气派雄壮的八陵柱华表一对，象征贤君盛世的瑞兽祥鸟——翼马、朱雀各一对，为皇帝御的石马五对，侍卫皇帝的直殿将军石人一对，参加唐高宗葬礼的外国使臣

和少数民族首领的王宾石像六十余尊。另外，四门外尚有石狮石马。

在朱雀门外两侧，孙绵竹在《述圣记碑》前徘徊良久。这座碑是武则天为追记唐高宗文治武功而立的巨大纪念碑。全碑七节，俗称七节碑。据说，那碑的重量，竟达十二万三千二百斤之多！武则天亲自撰文、中宗李显亲手所书的《述圣记》洋洋八千余言，字划里都填以金屑，迄今，有些字金饰犹存，发出艳丽华贵的光泽。这正是足令孙绵竹嗟叹良久的了，哪知朱雀门东侧，武则天为自己所立的“无字碑”，更令他叹为观止。那碑宽一点八米，厚一点三米，比“述圣记碑”还重了七万五千多斤。这碑巍巍矗立，竟一字无着。相传武则天遗言，道是已之功罪，任后人评说。但孙绵竹站立“无字碑”下，顿生另一种想法：武则天皇帝功比天高，以至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字，能够形容得了。孙绵竹对这位女皇帝顿生好感，不由得肃然起敬，想，若诚如《旧唐书》所言，武则天皇帝做得好好的，只为一粒避尘珠，便逊位不做，这避尘珠也忒可恨，误人不浅了。

孙绵竹无端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这才想进入墓道，却不料无陵道可觅处。便在墓外，围着墓葬兜圈子。夕阳西下，昏鸦归巢，碑石林立，人烟绝少，更显出几分苍凉。孙绵竹在那里转了三天，一筹莫展，陡然，想到了一个人。

王凯之。孙家原来的账房先生。

这王凯之在孙家多年，后来一个同乡做了乾县县令，便招了他去做师爷。此人为人忠厚，没有一般刀笔吏的狡诈凶辣，深得县衙里上下人等的敬重。所以他那同乡三年后卸任，王凯之仍被后任知县挽留了。此人又有一样好处：极重情义。离开孙家已有多年，四时八节却少不了写信向老东家请安问好，是以孙绵竹知他在乾县。

于是，孙绵竹步行十二里，到了县城。昔日少东家登门造访，几令王凯之倒屣而迎。忙安排了上等旅店住下，晚上便摆酒为孙绵竹接风。席间，问起孙绵竹来乾县有何公干，孙绵竹说，闲暇无事，前来拜访故人。且听说乾县县令儒雅之士，饱读诗书，也想拜识。

王凯之道：“少东家能来敝处，真乃蓬荜生辉。敝东向来喜欢儒学之士，少东家即便不说，我也要安排两位见面的。只不知少东家欲见敝东，可有公干？”

孙绵竹知道王凯之素来胆小、谨慎，不敢说了实话，便道：“慕名而来，印证所学而已。”

说得王凯之放下心来。第二天，那乾县县令便真的接见了孙绵竹。

乾县县令面如冠玉，俨然一介书生。大约王凯之又在他面前将孙绵竹大大夸奖了一番，所以执礼甚恭。两人品茗论道，各展胸中才学，诸子百家，谈起来也甚相得。只是乾县县令问起孙绵竹阅历，孙绵竹说在东洋留学两

年，丢弃子曰诗云，改而攻读声、光、化、电，那县令脸上忽现不屑之色，说道：“我辈读书之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半部《论语》足矣，何必学些外夷邪学！尤而效之，罪尤甚焉。”

孙绵竹也不分辩，起身拱手道：“老公祖教训得极是。晚生年少无知，方有东渡之举，亦有拾遗补阙之想。去了倒也不无裨益。遍览东洋物理、化学，方知天下至宝，尽在我中华，是夷人之邦万万不能及的。”

那县令拈须说：“庶即改之，善莫大焉。”

孙绵竹接着说：“就说我中华这古代文明，就远在东洋西洋之上。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无不源出中国。”停顿了一下，望着那县令赞许的目光，又缓缓说道，“尚有那鲜为人知的宝贝，更令东洋人自叹弗如的了。”

那知县见这洋学生称赞国粹，心里很是高兴，点头道：“此话有理。愿闻其详。”

孙绵竹说：“譬如老公祖治下，便有东洋人所没有的至宝。”

“何物？”

“避尘珠。”

“避尘珠？”

孙绵竹说：“老公祖熟读史书，必然知晓《旧唐书》的。那里便有避尘珠的记载。这避尘神珠虽其貌不扬，却能自避尘土。当年则天皇帝以九五之尊，偶一

见避尘珠，便撇了皇上不做，与中宗的避尘神珠作了交换，可见这避尘珠之神奇了。”

那县令虽是饱读诗书，一向重的是四书五经，对“二十四史”之类著作知之甚少。胃口被孙绵竹吊得高高的，问道：“避尘珠到底为何物？”

孙绵竹说：“这就要谈到西学了。法兰西帝国有一人，名叫柏克勒尔，十年前发现世上有一种物体，能发出 α 、 β 、 γ 三种射线。是世人在科学实验中认识放射性的开端。其后数年，另一位法国人居里与夫人波兰人斯可罗多夫斯卡，对柏氏首次发现的放射性进行研究，发现了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由于贡献巨大，柏氏与居里夫妇于三年以前的一九〇三年，噢，也就是我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县令见孙绵竹又提及西学，心中不喜。但冲着王凯之的面子，隐忍不发话。

孙绵竹早知其意，话锋一转，说道：“这些发现虽然震惊西方世界，但岂敌我中华数千年发达之文化！晚生经过考证，柏氏与居里夫妇的发现，早在一千二百年前，便被我大唐中宗李治和武则天所发现了！”

那县令精神为之一振，说：“孙先生的意思是……”

孙绵竹说：“正是那颗避尘珠。若从物理学上讲，也是能够发射放射性元素的物质。这就是说，我中华不但有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便连这放射性物质的发现，也比西洋各国早了一千余年。炎黄子

孙，岂不人人引为荣耀么！”

那知县怦然心动，说：“先生赤子之心，尽在言中。但不知这避尘珠，究在何处？敝县帮得上忙么？”

孙绵竹说：“晚生此来，就是要送一个大功德、大富贵于老公祖的。”

“愿闻其详。”

“晚生开初便说过，这神珠便在老公祖治下。”

那县令说：“请先生明示，神珠现在何处？我命人取来，请先生鉴赏。”

孙绵竹不立即说明，只道：“如老公祖取出避尘珠，使我中华四大发明更加一个，必当震惊世界，老公祖定会青史留名了。”

那县令两眼放光，直直地盯着孙绵竹。

“那避尘珠么，”孙绵竹卖足了关子，这才缓缓说道，“就在老公祖治下的乾陵。”

那县令忽然怔了半日，说道：“既在乾陵，何能取出？”

孙绵竹微笑道：“以一县之力发一陵园，当易如探囊。”

那县令脸色严峻起来，说：“原来如此。孙先生，此珠能值多少钱？”

孙绵竹说：“无价之宝。”

那县令问：“先生说送这套大功德、大富贵与我，不知孙先生所得如何？”

孙绵竹正色言道：“晚生并非贪图利禄之辈。但愿能使避尘珠重见天日，鼓舞国民，增强国力，使外人不得小觑于我，吾愿足矣……”

“哈哈！”孙绵竹话音未落，那县令大笑起来，忽然，声色俱厉，说道，“本县当你是位孔孟之徒，饱学之士，不料你却教堂堂朝廷七品官，去做盗墓贼！不看凯之先生面上，本县定为重惩不贷！孙先生，你清罢。”

那县令满脸怒容，端茶送客。

也是孙绵竹委实书生气太足。便是普通盗墓贼，官府抓了也是死罪，更何况朝廷命官，更何况要掘唐陵，孙绵竹真是幼稚得可以了。确实，那县令仅仅赶走了他，也算客气的了。

第二日，师爷王凯之又来看他，竟微带惆怅。孙绵竹知道这位师爷一定是受了县令的训斥，心中也极感过意不去。

王凯之要了几样酒菜，陪昔日的少东家饮酒。孙绵竹说：“王先生，昨日的事，实在对不起了。”王凯之淡淡地应了一声，只顾劝酒。数杯之后，才问道：“少东家，您怎么起了这等念头？”

孙绵竹将闲读《旧唐书》之事和盘托出，王凯之叹道：“按理，我不该派少东家的不是。不过，少东家，您不觉得此举太过荒唐了么？仅凭书上那只言片语，您怎么就这样当真？须知世上可能压根儿就没那避尘珠，

即便有了，也并非一定在乾陵……”

孙绵竹也叹了口气，说：“我何尝不知此举太过荒唐？我读了不少书，说实话信者少，疑者多。可不知为什么这段文字只读了一遍，就如刻在骨头里一般，坚信不疑了！现在大约九头牛也拉我不回，我相信这避尘珠是真的，这段史实是真的。我，我整日被这避尘珠缠着，缠得我心神不宁。我，我走火入魔了！……”

王凯之道：“退一万步讲，世上便真有避尘珠，避尘珠真的在乾陵，您少东家也不能劝敝东去掘墓啊！敝东诗书之人，迂腐得紧，岂能做这欺师灭祖的勾当？也真亏他老人家心存忠厚，又道您少东家是一念之差，不然安您个盗墓之名，打入班房，只怕我也救您不得了。少东家，难道您不能打消这个念头么？”

油灯如豆，忽明忽暗。孙绵竹看着油灯，那火苗竟化为想象之中的避尘珠。眼里忽地闪过一道亮光，伸手便朝油灯抓去。王凯之吃了一惊，伸手去挡，却没有挡住。油灯灭了，客房顿时一片黑暗。王凯之掏出火镰，打着了火，重又将油灯点燃。

孙绵竹神情呆滞，如醉如痴。伸开手掌，看着掌心。掌心被油灯烫出一只燎泡，黄豆大小，混浊却又透明。孙绵竹用手指抚摸着那燎泡，嘴里下意识地念道：“避尘珠，避尘珠……”

这神情令王凯之心惊肉跳，心想，他真的着了魔一般。果然圣人能与人道，不能与人志了。他使劲摇晃着